

# 難以抹滅的記憶

下

文／沙謙中

這次經驗告訴我，原來玉山也有灰面鵟鷹！回想著這次不期而遇的點點滴滴，加上年前自忠檢查哨紅尾伯勞與蝗鶯的過境經驗，我覺得，神木溪谷在候鳥的遷移上，應該有其特定的重要性；心念一動，二話不說，腦子裡開始盤算著來年調查規劃的藍圖。

赤腹鷹・柯木村 攝



第二年，我寫了個專案，企圖在候鳥過境的八、九、十月，對神木溪谷與其周邊的新中橫公路進行候鳥遷移的調查；又因為九、十兩個月的主要觀察對象為赤腹鷹及灰面鵟鷹，涵蓋的範圍可能較廣，我還麻煩一群對鳥類調查有興趣的志工幫忙(玉山第一期志工幾乎全是大學在校生，有不少人是各地鳥會的成員或生物系的學生)。

八月中旬，我一個人上山，厚臉皮的在自忠檢查哨佔了個小床舖。中海拔山區午後通常都會起霧，漫天大霧是否延續到晚上，得看老天爺的心情；不變的是，三天來，只要碰到晚上有大霧，藉著那盞五百瓦燈光的吸引，紅尾伯勞和蝗鶯屬的小鳥，撞落地窗的、停在地上的、在草叢中竄的…就讓我忙得暈頭轉向，還記得有一隻蒼眉蝗鶯，不知怎麼的居然在捕鼠籠中被捉到；晴天的晚上，空中依然有鳥，但是不會下來，由此起彼落的聲音判斷，鳥在晴天的夜晚，飛行高度顯然

較有霧的時候高得多。

夜幕中，一隻虎鵝高速撞上了哨所的落地窗，砰然的巨響嚇到所有的人；撿起那隻癱軟的大鳥，除了舌頭些微外露之外，完全沒有外傷，先不設定牠已經死了，把鳥放進一個小紙箱，先給牠一個黑暗與安靜的環境再說。第二天起床，才下樓，就聽見紙箱內傳來衝撞的聲音，嘿，虎鵝居然沒事！把牠捉在手上仔細的檢查，除了嘴角有些微的傷口之外，其它並無大礙；那次是我第一次把虎鵝握在手中，乖乖！好肥啊！把牠帶出門外，放在地上，才一鬆手，牠就一溜煙的飛進了附近的樹林，只留下飄落的幾片羽毛。

清晨六點的自忠，太陽雖然露臉，但戶外還是很涼，在哨所周邊繞了一圈，水溝裡有一隻茅斑蝗鶯的屍體，應該是深夜撞到窗戶的冤魂。除了牠，昨晚四處可見的紅尾伯勞與蝗鶯完全不見蹤跡，電線上只有青背山雀用腳按著被路燈吸引但來不及逃走的蛾類大快朵頤，聽到的也只有柳杉林內所傳出藪鳥與黃胸青鵝的鳴聲，昨晚的事，好像都沒發生過。

九月下旬，沙某帶著一群毛頭志工，浩浩蕩蕩的由水里開拔到新中橫，我把夥伴們每兩人分爲一組，分置在神木溪谷盡頭新中橫公路兩側的調查點(自忠、石山、鹿林山莊與麟趾山)，因為那次的調查主要以日行性的赤腹鷹爲主，所以我



虎鵝・郭志豪 攝

要求各調查組的人員，清晨五點半(太陽還沒照到溪谷之前)就必須到達調查點，並記得打開無線電以方便互通訊息。



李文化 攝

節令雖才過秋分，但清晨的山上已明顯感覺秋意，自忠門口溫度計的紅色水銀只升到 12 度，曙光，才剛照到塔山山頂，下方的神木溪谷仍然被一層似有似無的薄霧籠罩著；我沿著新中橫公路走著，試圖找一個面對神木溪谷，但又沒有遮蔽物(樹木)的制高點；比較了幾個地方，終於在離哨所約三百公尺的地方找到一個我認為視野最好的據點。約莫二十分鐘，離觀察點不算遠的溪谷出現了幾個由下往上盤旋的黑點，用「蔡司」一瞧(在亮度不夠的時候，才知道蔡司的好用)，赤腹鷹！真的有牠。從起鷹的行為來看，牠們應該是在溪谷過夜的群體，用無線電通知各站，開張了。

鷹不斷的由溪谷下方的竹林升起，數量由十數隻到數十隻不等，牠們由一開始毫無章法的亂飛(找上升氣流)，再慢慢的集結成柱狀往上盤旋，也從稍遠的神木溪上空，以盤旋的方式越過我的頭頂，再沿著後方的稜線往左邊的石山盤旋而去(在自忠所看到的赤腹鷹與灰面鵟鷹，不管從哪個方向進來，都會在石山山頂做隊伍的整理、集結，然後再轉南飛進楠梓仙溪)。隨著陽光漸漸的照進溪谷，上升氣流漸趨旺盛，起鷹的間隔也明顯的縮短，鷹群移動的速度也明顯加快，但行進的路徑始終一致；因為起鷹點到石山完全在視野之內(正前方至左後方)，所以倒也不致有漏失之慮。起鷹的情況主要發生在早上六點到八點之間，八點過後所看到的鷹，很多是從溪谷遠處，稀稀落落的以中、高空進入調查點，然後沿著與起鷹鷹群相同的稜線盤旋，再由石山上空朝南行

進。九點左右，天空逐漸恢復了平靜，只有小雨燕嬌小的身影穿梭其間。

無聊的坐在路邊的護欄上，不時的舉起望遠鏡掃描溪谷與鷹群必經的稜線；近一個小時，完全沒有鷹的蹤跡，只有巨嘴鴉盤旋時張裂的初級飛羽，偶而可以振奮一下心情(呵，山寨版的鷹)。雲，漸漸的變多、變厚；在無數次掃描中的一次，覺得石山高空“好像”有一些晃動的小黑點(真的小到可以用(好像)來形容)，透過“蔡司”的鏡頭，是鷹也！原來的小點，在 10 倍的鏡頭內，也不過比芝麻大一點點，一大群的赤腹鷹已經高高的盤旋在石山上空，不多久，鷹群按例的越過稜線往南飛去。這些鷹是哪來的啊？自認沒有怠惰的我，回憶著過去的一個小時，頭上真的沒有一隻鷹飛過啊！不多久，一群鷹由石山右後方的稜線進入了視線，原來牠們是從石山右背面進來的(也就是阿里山山脈西側)。剛移入的鷹群高度很低，用肉眼就可以看到，由不斷的直線移入與後續的盤旋行為來看，牠們應該是剛抵達山區，並且利用石山的上升氣流整合隊伍；鷹群愈盤愈高，然後轉南向楠梓仙溪流域飛去；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到午後，其中，不只一次的看到鷹群筆直的由稜線背面快速的衝進(衝過頭了?)，再煞車盤回到石山上空，當前面的鷹開始盤旋的時候，後面的鷹還不斷的直飛加入(那種情況很像是跑得快的等跑得慢的)，等整群鷹全數到達並盤到一定高度後，再一起轉南行進。

之後兩天，鷹群在自忠的狀況與前一天相同；大膽假設，這可能就是赤腹鷹在自忠站的遷移模式。

調查結束後，仔細的看各調查點的記錄，除了自忠之外，赤腹鷹也出現在新中橫的迴頭灣(夫妻樹往水里方向過去不遠處，沙里仙溪源頭)；這條線的鷹來處不明，但都會利用位於沙里仙溪源

頭的第一個高點—麟趾山為聚合點，並在盤旋後，筆直的朝楠梓仙河流域飛去；數量顯示，循這條路徑遷移的鷹，數量遠遜於自忠，但卻在所有調查點中排名第二。

十月中旬，幾乎相同的人馬，在同樣的地點進行了第二次的遷移觀察，這次的主要觀察對象是灰面鵟鷹。由於曾經有馬路消息，說有人在南橫天池看過一群的灰面鵟鷹，所以這次我把南橫的天池也列為調查點之一，更好的是，有一個會看鳥的志工，剛好要去走南二段，所以就拜託她順便注意中央山脈稜脊上的鷹況。

那次我依然據守自忠檢查哨，希望灰面鵟鷹的鷹況會和赤腹鷹一樣的好。同樣是清晨五點半，我已經在同樣的觀察據點望著下方灰濛濛的神木溪谷，沒有動靜。快六點，幾隻大鳥由不遠處的溪谷飛起，像赤腹鷹一樣，牠們剛開始是胡亂的兜著圈子（顯然是在找上升氣流），也幾乎和赤腹鷹相同的位置，鷹群開始集結，並漸漸的形成「鷹柱」，待後來的鷹全數跟上，並盤旋至相同高度後，鷹群即通過我頭頂往石山方向移動，並在石山上空將盤旋高度拉至最高後，往南直線飛去。觀察到這裡，我本來以為灰面鵟鷹和赤腹鷹在自忠山區所利用的遷移路徑是一樣的，但接下來的觀察告訴我，事情不是這樣。

神木溪谷不斷的有起鷹的狀況，在記錄這些夜宿鷹群數量的同時，依據上個月赤腹鷹的經驗，我不斷的用望遠鏡眺望遠方的溪谷是不是有鷹群移入，但灰面鵟鷹在這個部分的觀察一直掛零。好像是八、九點的樣子（20年前的事了，太細節的部分實在記不清楚），溪谷裡的起鷹已告一段落，我巴望著後方的石山上空，渴望上次赤腹鷹由西邊移入的盛況再現；天空空蕩蕩的，只有一群群牛背鷺以極高的高度由東向西（玉山往西部平原的方向）凌空飛去。又開始覺得有點無聊，

用無線電聯絡各調查點，石山掛零，倒是麟趾山的狀況不錯，灰面鵟鷹與赤腹鷹一樣，會利用沙里仙溪溪谷兩側的稜線，由迴頭彎越過麟趾山往楠梓仙溪南進。初步了解狀況後，才剛收起無線電，一群灰面鵟鷹由自忠檢查哨左側的自忠山背面直線飛進（也就是阿里山山脈的西側，離觀察點非常近），當時的情景，非常像二次大戰的日本轟炸機群，編隊由山的背面突然出現；越過自忠山時，鷹群的高度並不高（應該說是很低，比稜線高不了多少），也因為有自忠山的阻擋，所以我不知道後面的鷹還有多少；由直線低進的現象判斷，這些鷹應該是由遠處一個未知的地點剛抵達山區；鷹群越過自忠山後，即開始沿著檢查哨後方的稜線緩緩的往南盤旋，後方的鷹群不斷的移入，並在石山上空與盤旋已久的鷹群會合，再往楠梓仙溪飛去。原本以為，這條路徑是灰面鵟鷹在自忠固定的遷移路線，但之後的兩天，這條路線並沒有被穩定的利用，且之前灰面鵟鷹飛越石山工作站的現象，在這次調查並沒有被觀察到，所以，灰面鵟鷹在玉山的遷移路線，除了神木溪谷的起鷹可以確定外，並沒有掌握到明顯的輪廓。下午，陽光偶而自大霧中露臉，一隻灰澤鵟雌鳥孤獨的由神木溪越過稜線往楠梓仙溪飛去。

那三個月的調查，因為是第一次的執行，資料的累積不是很客觀，但仍然有部分資訊是我們之前所不知道的。

盤旋的鷹群·陳世明 攝



1. 神木溪溪谷非常可能是夜行性候鳥在台灣西部的  
的主要遷移路線之一。

在多次的調查中(除了那兩年的調查外,其實  
每年秋季,我都挑幾個時段上山做候鳥遷移的  
觀察),紅尾伯勞、三種蝗鶯(茅斑蝗鶯、北蝗鶯  
與蒼眉蝗鶯)、牛背鷺幾乎年年準時報到;夜鷺、  
翠鳥與虎鵝雖只記錄過一次,但我個人覺得應該  
是機率的問題;非常意外的是,我在自忠與鹿林  
山兩個調查點記錄到數量可觀的鸕鶿科遷移群,  
這些岸鳥沒有辦法排除牠們是沿著神木溪谷越過  
阿里山山脈與玉山山塊,採內陸的路徑南遷。

2. 阿里山山脈在由台灣西側進入陸地的遷移日行  
性猛禽佔有重要的地位。

阿里山山脈是台灣最西側的山脈,它始於八  
卦山,並往東南延伸自芬園、草屯、集集、水里、  
信義,再東轉由塔塔加鞍部與玉山山塊相接。由  
赤腹鷹與灰面鷲進入自忠與麟趾山調查點的方向  
來看,兩種鷹都確定有一條來自台灣西部的遷  
移路徑存在,鷹群在進入陸地之後,沿著阿里山  
脈一路南進,大部分的鷹會選擇最西側,也是寬  
度最寬的神木溪谷飛行,但亦有少數的鷹,會利  
用陳有蘭溪較北端的另外兩條較窄的溪谷(沙里  
仙溪與群大溪,神本溪位於陳有蘭溪最內側的支  
流)南遷;而赤腹鷹與灰面鷲的路徑似乎又不  
一樣,赤腹鷹是由嘉南平原的一個未知點,直接  
高飛東向進入阿里山脈,再利用石山的上升氣流  
南轉楠梓仙溪行進。而灰面鷲似乎是貼著阿里  
山脈西側,由北邊的一個不知名地點進入自忠  
調查點,再同樣利用石山的上升氣流南進。

那次調查的涵蓋面除了神木溪源頭外,還包  
括了沙里仙溪源頭。調查的結果明顯告訴我們,  
神木溪(或阿里山山脈)的鷹況遠比沙里仙溪好。

【民國 74 年秋季,個人在一次勘查任務中,在  
八通關(郡大溪與荖濃溪分水嶺)看過一群灰面

鷲,在郡大溪源頭的稜線上盤旋尋找上升氣  
流(稜線後即為八通關);同一年,也在八通關  
看到一隻東方蜂鷹,以低到不行的高度(好像要  
把我看清楚的高度)緩慢的盤高,向東南方飛去  
(那次是我第一次聽到東方蜂鷹大聲且淒厲的  
鳴叫聲),這些記錄,可能顯示部分鷹群亦會利  
用郡大溪的稜線,在進入八通關後,再沿荖濃  
溪南飛】。

3. 在灰面鷲的調查期,南橫天池僅發現一群約  
30 隻的鷹群筆直的通過。這個結果並不令我  
意外,因為天池檢查哨前的溪谷,僅為荖濃溪的  
一條小支流,不僅狹窄,而且位置與檢查哨平行,  
先天就沒有順勢製造上升氣流的條件。之前在寫  
「忽影悠鳴隱山林」的時候,原本認為赤腹鷹與  
灰面鷲在越過石山稜線後,會沿著楠梓仙溪與  
曾文溪南飛,但後來由各地的鷹訊發現,鷹群利  
用荖濃溪的可能,會比曾文溪要大得多。

由走南二段同事的口中得知,她在山上的那  
段日子,僅在某一天的清晨,在荖濃溪源頭的一  
條不知名的小山谷上空看到約 20 隻正在起鷹盤  
旋的灰面鷲,此外,整個中央山脈脊線全無鷹  
蹤。這個訊息似乎告訴我們,鷹群並不利用沒有  
高深與寬闊溪谷的中央山脈脊線。

4. 兩次調查中,在大霧的夜間,自忠與鹿林山莊  
均曾記錄大量遷移的鸕鶿科,但不解的是,這麼  
龐大的鳥群,竟然沒有一隻像其他小型候鳥一  
樣,受到燈光吸引而撞上落地窗,或暫時停棲在  
燈光周邊的馬路上,難道岸鳥在遷移時的導航,  
與一般燕雀目不同?

5. 在日行性猛禽春季  
過境台灣時,自忠山  
區僅於某一年看到一  
隻赤腹鷹,這是唯一  
的一筆記錄;按現在對



灰面鷲 · 陳世明 攝

灰面鵟鷹與赤腹鷹北返路徑的了解，玉山山區應該不在這兩種鳥的北返路線內。

後記.....

進入玉山國家公園之前，我沒有爬過山，那時的「山」對我來說只是個名詞，我從來不知道「山」裡會是個什麼樣子？在玉山的九年，就靠著對鳥的喜愛，我竭盡所能的去親近這個陌生的環境，摸索中，我體驗了自然，了解到自然虛無中的運作與倫理，大自然有它的規則，很多事真的是要循序前進，不得越矩。我深深感謝我的父母，他們給了我敏銳的觀察天賦，讓我能對鳥及其他生命，比別人有更多觀察的機會。

看鳥看了 30 年，直到今天，我依然與 30 年

前一一樣，喜歡一個人靜靜的在一個荒蕪、沒有人打擾的地方看鳥；我也和幾十年前一樣的胸無大志，只要求自己每一次看鳥中，有一個新的認知就好(看鳥本來就是休閒，不是壓力)；很多人說，沙謙中啊，你都成「鳥精」了，還有什麼不知道的？

開玩笑，當然有！大自然的奧秘無所止境，看得愈多，很多事情就愈不敢把答案說死；自然，是一個大的圖書館，不同的是，這裡的學問不是去翻閱別人的成果，而是要靠自己的感官一點一滴去發覺更多的資訊。

天底下沒有「專家」，只看你是不是願意對同一件事情投注更多的時間而已。

## 尚書林山鳥類觀察

文、圖／白水

從 2008 年春季支援鳥會做大高雄鳥口普查後，尚書林山已成為個人責任區，兩年下來鳥口數量一直無法突破 30 種，顯示個人的觀察能力和技巧還有進步的空間，然而沒有高人從旁指點，即使拿著望遠鏡按圖索驥，還是原地打轉無法突破瓶頸。為更瞭解尚書林山區到底有多少鳥類？該區的環境生態又能提供多少鳥類在此棲息或過境？日前，遂請 Poca 同往勘查地貌環境，並協助鳥類觀察。

尚書林山，標高 61.2 公尺，有顆一等三角點，是愛好基點山友尋找的山頭，由此往南延有尚書林山南峰，也就是官校和步校同仁口中的 714 高地(71.4 公尺)。近十幾年來，此區經熱心的志工還有國營事業團體的贊助，原本童山濯濯的丘陵，變成林木蓊鬱、鳥語花香，是一處適合人們休閒健行的最佳去處。目前山區內有多條志工修築的步道，前往登山口有好幾處，最熱門的當屬



陸軍官校後方(南門)，沿灣頭南巷黃埔七村旁產業道路進入的西稜傳統路線；另有北側接近鳳林路的新建公園，還有大寮的忠義國小及眷村。

本次調查路線由公園南側另一條前往望雲山與尚書林山間的鞍部小徑上山。望雲山舊稱亡魂山，早年是鳳山、大寮地區的墓葬區，鑑於亡魂山聽起來很不好，因此官校在此區上野外教練課時，改稱為望雲山。尚書林山北側這條路線與傳

統路線由一片稻田區隔，這裡的林木較茂密，鳥況也佳，黑枕藍鶇、小鸞嘴、褐頭鷓鴣、灰頭鷓鴣、樹鵲、麻雀、白頭翁數量穩定。才進入密林處，Poca 眼尖看見樹下層枝葉間有動靜，結果是一群企盼多年未見的粉紅鸚嘴，是個人觀察記錄中的新增鳥種。去年七月在雪山東峰下 369 山屋的步道上，幸運的看到一群黃羽鸚嘴，然低海拔容易觀察到的粉紅鸚嘴卻遲遲未見。很顯然的，請大師出馬立即交好運，終於如願以償。花了較久的時間仔細觀察粉紅鸚嘴後，沒多久看到稻田上空一隻像杜鵑科的鳥兒飛過，Poca 的動作快，一眼認出是中杜鵑，此時已經觀察到麻雀、珠頸斑鳩、白頭翁、粉紅鸚嘴、小雨燕等 16 種鳥類。再往前接近尙書林山與望雲山鞍部附近，此處鳳凰木上方樹冠，經常可見極北柳鶯跳來跳去，在此停留稍作觀察，證實牠仍在這裡活動。



陳世明 攝

上坡到鞍部，右上往尙書林山，取左往望雲山；來到望雲山，山頂有多株榕樹，樹冠層濃密形成綠色隧道，此地可北眺澄清湖及烏松山區，這裡在夏天時非常涼爽，在悶熱的下午選擇到此吹涼風避暑是不錯的選擇。在山頂附近觀察時，告訴 Poca 此地經常聽到一種熟悉的聲音「ㄇㄟㄨㄟㄨㄟ」，但是一直不瞭解是何種鳥類？Poca 說這是黃頭扇尾鶯。啊！聽了兩年多的聲音，這種低海拔普遍可見的鳥種，從 08 年至今，黃頭扇尾鶯竟然在尙書林山鳥調記錄缺席！這聲音一直在附近響起，Poca 仔細在一旁的草叢尋找，看到後立即指出地點，這是繼東沙之後，首次看到夏羽的黃頭扇尾鶯(頭真的是金黃的)。之後，前往尙書林山南稜途中，又

見到飛行版的牠，這下子終於知道牠的叫聲和可能的藏匿處所，對以後的調查有很大的幫助。

往南稜到 714 高地前，也就是尙書林山東方的這片低矮丘陵緩坡，林相單調且健行者眾，鳥兒較少。而喜在草叢上的番鵲還是不負所望的飛出來露臉，還不止一隻呢！於 714 北方山稜線上，大冠鷲在西方上空乘熱氣流飛翔，發出的鳴聲讓人覺得很親切，畢竟牠是最常見的猛禽。來到 714 高地，在衛兵崗哨下方的七里香樹叢下，發現一隻棕三趾鶉公鳥，但是忙著接電話的 Poca 卻沒見到，直讓他扼腕跺腳。

714 高地南方有條水泥道路，是官步校同仁口中熟悉的先鋒路，這條路和 714 高地很著名，「走不完的先鋒路，衝不完的先鋒 714」，凡是曾經在官校或步校受訓過的同袍都會朗朗上口。由 714 高地往官校靶場及加一哨方向前進，上回在竹林內發現的翠翼鳩，未聞其聲，而隔著舊靶場的大排已成水泥高牆，白腹秧雞潛蹤多時未現。到加一哨便門右轉折向尙書林山西邊的成功坡，黃鸝突然由南向北飛進官校校區，這黃鸝一直在官校裡頭活動，莫非牠是飛到校外山區覓食？這有待下次繼續觀察監測。成功坡在尙書林山西邊下方，鳥調至此接近尾聲，循北稜傳統步道準備下山，竹雞的鳴聲在最後出現，好像在跟我們 say goodbye！嗯，此時得感謝 Poca 的蒞臨指導，也感謝鳥兒們的支持！

